

# 椰樹下的課堂年輪

丹蘿新民中學 張飛虹

第一年站在丹蘿新民的大班的教室門口時，我手裏攜著的花名冊還帶著油墨味，心裏的緊張不亞於新教師。當第一個繫著沖天辮的小姑娘撲過來喊“飛飛老師”時，我後頸的汗毛還沒來得及放下——在此之前，我從未想過會被一群邁著小短腿的娃娃圍住，他們的小手拽著我的裙擺，眼睛亮得像含著晨星。

記得最初接到教學幼稚園的教學任務時，備課到深夜的焦慮，擔心那些坐得歪歪扭扭的小孩子會突然變成大鬧天宮孫悟空，讓我措手不及。可當某個清晨，29張笑臉在晨光裏齊喊“老師早上好”，其中一個男孩還偷偷往我口袋裏塞了顆融化了一半的巧克力時，那種帶著體溫的甜膩突然燙平了所有抗拒與焦慮。他們會把蠟筆畫貼滿我的辦公桌，用不標準的中文說“老師像媽媽，我愛你”，休息時悄悄地把拉布拉布、企鵝玩偶塞進我懷裏，我知道，他們用自己的方式表達對我的喜歡。而五年級的七個孩子則像七顆溫潤的鵝卵石，他們討論《西遊記》時能準確說出各路神仙的法號，用中文寫的詩歌讓我臉紅——“老師的眼睛像湄公河的月亮”。有次課上，蔡家寶突然問：

“老師，‘欲窮千裏目’是不是要爬上學校最高的椰子樹才能看到？”那一刻我才驚覺，自己需要汲取的知識，遠比傳授的要更多。

當第二年的蟬鳴再次奏響校園，我站在小一A班的門口，看著曾經仰著小臉要抱抱的娃娃們，如今能自己背著書包蹦跳著喊“老師好”，忽然有種莊稼成熟的好喜悅。但推開中二中三合併班的門時，我著實被門框下的身影震了震——十二個半大小子站起來，頭頂幾乎碰到吊扇，其中一個男生遞來作業本時，我得仰起頭才能看清他額口磨出的印記。“老師，我們昨天就把《椰子樹的風格》背熟了。”說話的女生繫著高馬尾，眼睛像極了去年大班裏最活潑的那個小姑娘。黑板上已經有人用粉筆畫好了椰子

樹的簡筆劃，樹幹上歪歪扭扭寫著“歡迎老師”。我原準備好的“約法三章”突然卡在喉嚨裏，那些關於“紀律”的嚴肅措辭，在他們亮晶晶的注視下化作了溫和的笑：“那我們今天就來聊聊，椰子樹還有什麼風格？”

課堂像被海風推動的帆，意外地順風順水。當我在黑板上寫下“堅韌”二字，那個最高的男生舉手說：“就像老師去年教我們的‘鍥而不捨’。”另一個女生指著窗外的椰子樹：“它把根紮得很深，所以颱風也吹不倒。”他們的思維像藤蔓一樣舒展，甚至會爭論課文裏“風格”一詞的深意。下課鈴響時，有人悄悄在我教案本上放了片壓平的椰子葉，葉面上用鉛筆寫著：“老師，你比椰子樹還厲害。”

放學前走過操場，小一班的孩子們正在玩“拼音接龍”，他們把聲母韻母卡片貼在背上互相追跑，笑聲驚飛了樹上的麻雀。

中二中三的教室還亮著燈，幾個學生圍著黑板討論造句，那個高個子男生正用彩色粉筆在椰子樹旁畫星星，嘴裏念叨著“要把‘璀璨’這個詞用進去”。

我靠在走廊的欄杆上，看夕陽把椰子樹的影子拉得很長。第一年那些被汗水浸濕的教室、被淚水模糊的點名冊、被擁抱暖熱的課間時光，此刻都成了樹幹上的年輪。而第二年的課堂，正像新抽出的椰葉，在熱帶的風裏舒展成新的形狀。或許教育從來不是單向的給予，當我在孩子們的眼睛裏看見星辰，在他們的文字裏讀到海風，我自己也在這棵叫做“丹蘿新民”的大樹上，悄悄長出新的枝葉。

# 卡巴端的風與雲

怡省毓僑中學 岳贊

在菲律賓呂宋島的北部，有一片被大自然賦予了無盡魅力的土地，它就是卡加延河谷。這裏以其令人驚歎的自然美景而聞名於世。在河谷的懷抱中，靜靜地坐落著一個小鎮，它的名字叫做卡巴端。

當黎明的第一縷陽光穿透了夜的寂靜，喚醒了沉睡中的薄霧，它們開始逐漸散去。田野之上，雲霧如織，纏綿悱惻，交織成一幅夢幻般的畫卷。卡巴端的雲，它們輕盈而純淨，映照著湛藍的天空，緩緩地移動，形態千變萬化。它們時而化作悠閒羊群，漫步雲端；時而變為奔騰馬匹，馳騁天際，引人遐想，彷彿天際牧者，在無垠的天幕下自由遊牧。有時候，這裏的雲會像一更巨大的柱子直插雲霄，支撐起整個天空，氣勢磅礴。風兒輕拂，帶來山林的清新與田野的芬芳，彷彿在訴說著大地的溫柔。

風，是這片土地上的一大特色。它輕撫著水面，帶起層層漣漪，宛如琴弦被輕輕撥動；它穿梭於雨林之間，發出低沉的私語，彷彿在訴說著古老的傳說。風與雲相遇之時，它們便悄然起舞，演繹著一場優雅而神秘的空中芭

蕾。風與雲相互依託，起伏相隨，它們的舞姿如同大自然最動人的詩篇。

當午後陽光變得熾熱無比，卡巴端的雲朵逐漸散去，但風仍舊存在。它帶來山間的清涼，讓人感到舒適。在河谷的高處，你可以感受到風的節奏，它時而溫柔如情人的低語，時而又狂野如激情的詩篇，就像一個多情的詩人，吟唱著這片土地上的詩篇。

夕陽西下，卡巴端的雲朵漸聚，晚霞如金紅綢緞，將天際點得如同燃燒的火焰。風漸息，雲朵悠然於天際，緩緩遊移，似在進行一場靜默的告別儀式。夜幕降臨，卡巴端被星光和月光所覆蓋，雲朵也隱入了夜色之中。

卡加延河谷中的卡巴端，這裏的雲和風，是大自然的饋贈。它們裝點著山川河流，觸動著每一個來訪者的心靈。置身於此，時間彷彿緩緩流淌，自然之力震撼人心，生活的美好不經意間流露。雲與風交織在一起，構成了一幅動人心魄的自然畫卷。

# 龍吟獅嘯故園心

納卯中華中學 許建興

作為客居他鄉的我，納卯中華中學開學典禮上那場舞龍舞獅，深深烙印心間。夜深人靜，那光影仍歷歷在目。

7月14日清晨，操場沐浴在微熹中。驟然，金鼓齊鳴！舞龍隊伍登場。少年們身姿挺拔，眉宇間是蓬勃的自豪。鑼鼓聲裏，巨龍瞬間活了：龍頭高昂，龍身蜿蜒，龍尾勁擺。他們將這古老技藝舞得淋漓酣暢，每一個動作都凝結著對中華文化的赤誠敬意。

龍影未歇，雄獅已動。激昂鼓點中，四只“獅子”矯健登臺，騰躍穿梭，或凌空飛縱，或伏地探秘。眨眼、抖鬃、擺尾，栩栩如生，引得喝彩如潮，掌聲如浪，氣氛熾熱。

龍隊中托舉龍珠的少年，攫住了我的目光。汗水浸透額角，濕發貼鬚，汗珠滑落，他高舉龍珠的雙手卻紋絲不動，宛如托舉著神聖使命。龍珠引領巨龍盤旋，他每一次騰躍，都似在天地間刻下生命的印痕。那眼中的光芒，如穿透千古的星辰，固執而堅定。

鼓點如心跳，鑼聲似血脈奔湧。我心頭悸動：這鼓點，曾在祖先的青銅編鐘上回響嗎？眼前巨龍蓄勢的脊背，隱忍著千鈞之力；高昂的頭顱，是面對朝陽的昂然。

即使漂泊萬里，這龍之魂魄，早已融入骨血，成為精神深處不褪的印記。

舞龍，雄獅褪下，露出兩張年輕的笑臉。一位染著金髮的少年仰頭暢飲，汗滴在晨光中如珠閃動。他脖頸揚起的弧度，像一道無形的橋，瞬間連接起古老祠堂裏少年們初學舞獅的專注眼神——原來，龍脈從未斷絕，一直在血脈裏奔流。這龍騰獅躍，正是祖先交付給後代的不滅的薪火。

典禮喧囂漸歇，我血脈中的鼓點卻未停息。少年們托舉的，何止是道具？那是祖先點燃的文明火種，行至天涯亦不熄滅，如暗夜星辰，照亮靈魂的歸途。

我們自小看慣舞龍弄獅，曾以為只是節慶熱鬧。今日異鄉操場上，隔著相機鏡頭，我才真正懂得：那鼓點，是與自己血脈同頻的心跳；那龍獅，是靈魂深埋的根脈，在異域的土地上倔強舒展。托舉龍珠的手掌，托的分明是祖先傳下的長明燈盞，照亮的歸途，不在遙遠的地理座標，而在文化血脉汨汨流淌的清泉深處。

人群散去，操場空寂。鼓聲的餘響，仍在我血液裏低回，那是祖先的叮嚀，是故土的召喚——一個漂泊遊子心底，永不磨滅的文化胎記。

# 在毓僑中學教中文的快樂四重奏

怡省毓僑中學 沈金

在卡巴端的毓僑中學，有四個整天樂呵呵的中文老師，大家都笑稱我們是“毓僑四寶”。

嶽灝老師發揮他的書法特長，在漢字書寫教學中主要採取講述法和討論法，最讓人驚喜的是茶藝小課堂！教室搖身一變，成了古香古色的茶室。嶽老師行雲流水地溫杯、沖茶、分盞，茶香嫋嫋間，孩子們也有模有樣地學起來。班上的華裔子女也會笑著分享自家的飲茶趣事，其他同學瞪大眼睛，小心翼翼地端起茶杯，生怕灑出一滴“文化精華”。這樣的課堂，誰能不愛呢？

沈金老師抓住學生特點更注重以讀代講，把講臺變成小舞臺，孩子們輪流當“小老師”，舉著課本領讀課文、生詞。孩子們的聲音像小鼓般響亮，有的帶著軟糯的語調，好多生詞的音調被念得俏皮又可愛，逗得全班跟著笑翻了眼，但大家跟讀時還不忘糾正讀音。作業間隙，彩筆在孩子們手中飛舞用橫線、豎線、斜線、曲線在格子作業本上創造出一幅幅纏綿畫，教室搖身一變成了藝術工坊！大家一邊畫一邊笑，原來生字書寫中的筆劃和美術湊在一

起，能碰撞出這麼多奇妙的火花。看著孩子們舉著自己的作品嘰嘰喳喳分享，我感覺這就是自己最幸福的時刻。

孫麗康老師很重視他的第一堂華文課《十二生肖》，他每日打磨教學方案還設計了趣味十足的漢字書寫比賽。教學間隙，他又化身音樂導師，竹笛清亮的音色響起，悠揚的旋律瞬間充滿教室。還在課上教孩子們唱《再見》的中文版本。《茉莉花》這些經典曲目，在他的改編下，加入了輕快的節奏和有趣的律動。在孫老師的努力下，語言學習、文化傳承與音樂藝術完美融合，讓孩子們在快樂中感受中文的魅力。

我們四人在毓僑中學，各使各的絕招，把中文課堂變成了歡樂的樂園。雖然也會遇到教學上的難題，比如學生們理解不了複雜的語法，但只要我們四個湊到一起，你出個點子，我想個辦法，總能把困難變成新的教學靈感。在毓僑中學教中文的日子，因為有彼此的陪伴和各自的特長，每一天都充滿了歡笑與成就感，我們這“毓僑四寶”，還要繼續在華文教育的路上，快樂地走下去！

# 華教百草園

菲律賓華教中心 編

## 現代詩——草原之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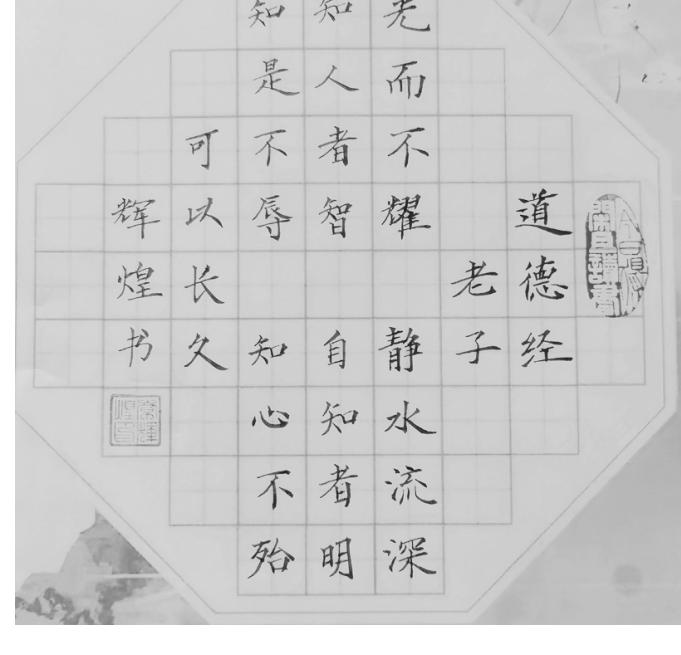
描東岸及時小學 宋家洪



禮智鳴遠學校  
劉虹

## 硬筆書法——道德經

亞虞山培青中學 章輝煌



## 篆刻——呦呦鹿鳴

怡省毓僑中學 嶽贊



攝影——歌唇一點紅  
東棉光華中學  
呂玉楠